

靖康傳信錄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海山仙
館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輯校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自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

闕議事九月還次封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

以

言者

改差

提舉

亳州明道宮尋落職責授保靜軍

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行次長沙

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

再犯闕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

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

念自己已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

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真夢耶然一歲之間再

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於崇

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原

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

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

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

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

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旣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

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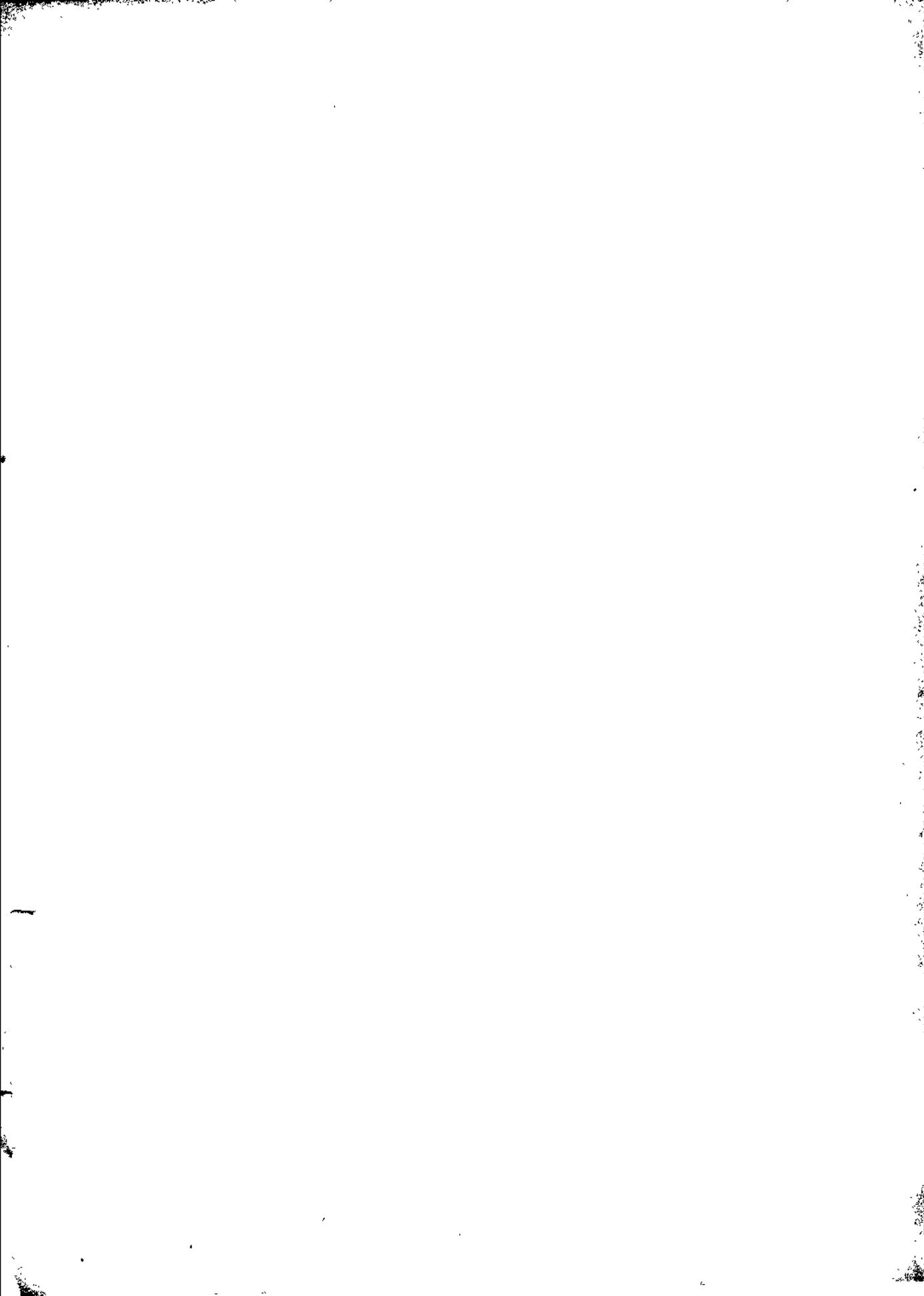
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

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

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醫猶病者證候

旣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暫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

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
相什伯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身死以殉國家之
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
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
保全家室爲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媢嫉譖讐之風
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
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卷之一

宋 李 綱 撰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
斡離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
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
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
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尙祕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
中旬聞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
詔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
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惟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
南守臣具舟楫運寶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
廷始聞余時爲太常寺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
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
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
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
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
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以非時請
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
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唐肅宗靈
武之事當時不建位號不足以復邦家而建號之議
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
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福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
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
心志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
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
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是

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嘆
息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
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
余懷所論著劄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
執吳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催吳敏與門
下侍郎草傳位詔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
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
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
夜半方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卽大位御垂拱殿見
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挾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
久之乃尊道君皇帝曰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
上皇后居櫛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
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
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
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
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
將騎七千守瀋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
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
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
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敘謝
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
屬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
陛下授受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
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
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舉勢必銷縮請和厚有所
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概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

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昭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姑如原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顧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於門外宰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爲行營副使以余爲參謀官團結軍馬於殿前又以蔡攸爲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斡離不之兵距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衄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四日余待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窮思之以爲不可適遇知東閣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奏事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卽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自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

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旣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創脩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林良弼往視朕於此俟卿余旣被旨同林良弼亟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林對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控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尙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敘以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李棁副之余爲

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屢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爲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傍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卽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余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令稍有疎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梲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於內東門司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礪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襍被皆將升車矣余惶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宗楚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途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輶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礪殿傳旨

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前起居上臨闈干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湧矣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以余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驥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耿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宮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句當公事管勾當文字準備差遣統制統領將領準備差使等擇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匹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氈幕安砲坐設弩牀運磚石施燎炬垂攝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人大小使臣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兵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防守之

具羸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於牛驥岡牛驥岡者京
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轉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
枕霧澤陂卽孳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
來朝道君命打撻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寨地金人兵
至徑趨其所寶藥師導之人謂藥師忠於國家與金
人戰偶不利而從之吾弗信也是夕金人攻西水門
以大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
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大船至卽以長鉤摘
就岸投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挾木及運蔡京家山
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
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攻酸棗門
封邱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
士卒不足用卽告上乞禁衛班直善射手千人以從
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如新城酸
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
抵門賊方渡壕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
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
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姦細俾認卽皆漢人首級
也蓋擾攘中兵卒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卽斬以徇因
使號令如獲奸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
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
皆賈勇近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筏渡
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
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首十
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衛州等門而
酸棗門尤急虜箭集於城上如鶴毛士卒亦有中傷

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
銀椀綵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
賊數千賊知守城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
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敢輒
開門者斬竟候乃入寶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
起居訖升殿奏事弓使入對出幹離不書進呈道所
以舉師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
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
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悅奉使鄭望之高世則
副之余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
往余對曰今虜勢方銳吾大兵未集不可以不和然
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
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悅柔懦恐誤國事也因爲
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帛之意以謂
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猾以爲之謀必且
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動措
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
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
安危之機願陛下審定之上頗以爲然余退巡歷城
中因乞宰執分提舉四壁上命蔡林分提舉京城四
壁守禦使而李悅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離不
者南向坐悅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幹離不遣
燕人王汭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
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廟恩莫大焉今議和須犒
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匹
馬駝驢驛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

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迺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悅等達朝廷悅唯唯不能措一詞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悅至自金人軍前宰執同對於崇政殿進呈金人所須事目且道其語宰執震恐欲如其數悉許之余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況都城乎當量與之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灤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順僖三祖陵寢所在子孫奈何與人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爲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所有陸續具報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敢輕視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尙何三鎮之有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上爲羣議所惑默然無所主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議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

城北壁復回尙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奈何則爲留三鎮詔書戒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幾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衰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復索之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余獨不謝於是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犒大軍所遺多揭長榜於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及親屬人等及諸色人告以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余因對於福寧殿奏上曰搜括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內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榜所令傳聖旨收榜歸行營司移牒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之官招集之給芻糧授器械踏寨地團隊伍皆行營主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日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師城以南民始獲奠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驥可也

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嘆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所欲行者托以機密不復關報余竊憂之自金人議和誓書旣行之後朝廷日運金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膳御醞之餉冠蓋絡繹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寶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價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以爲德邁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美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妓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旣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王子帝姬墳墓攢殯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好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愈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憂患未艾也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

宋 李 綱 撰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仲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探得其實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阱中當以計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爲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邑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其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卽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平仲之師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驍勇屢召見內殿賜予甚厚許以功成有茅土節鉞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种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爲之應余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備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詰旦出封邱門勒兵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鑾戰

於幕天坡所獲甚衆復犯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不過千餘人旣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爲种師道所誅卽遁去而宰執臺諫閑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斡離不遣使以謂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意請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僉議欲縛余以與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尙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林代之因廢行營使司上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种師道亦罷宣撫使余是時得知止兵詔知事且變卽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旣至殿門聞罷命乃不果退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林會計行營司所失纔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繕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且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千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昇登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耿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余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殺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詣署宰執李邦彥蔡林王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

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壅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爲衆所殺蓋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兵民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旣罷迺遺字文虛中齋詣金人軍中復差藏禹秦檜爲割地是夕宿於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先是蔡林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余旣登城令施放有引砲自便能中賊者厚賞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有告梁方平欲爲賊內應者余召至帳中執之以付御史臺推治凡內侍之守城者皆罷京師浮浪不逞之徒乘民殺傷內侍擾攘中劫掠內侍十餘家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赴官司納自以爲功凡千餘人都城懼再有變余命悉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推其倡者將賞之自言其姓名凡二十餘人審問得實悉皆斬之餘者逐去是日并斬殺傷部將隊將者亦二十餘人然後民情安戢姦宄不作初賊馬旣抵城下余晝夜巡視有盜衲襖一領者有強取婦人絹一匹者有妄以平民爲奸細而斫傷者皆卽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間雖竊盜無有也都城素多火亦無作倅至是乃始紛擾數日彈壓然後定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

馬都尉賈成以行康王得歸上喜賜予良厚康王素有膽氣膂力善射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幣足數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筏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早余固請之上以余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卽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旣衆驅虜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爲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梲右丞李邦彥蔡林王孝迪趙野旣爲國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乞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林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有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供職初恪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歐也十七日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旣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頃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一空

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余盡遣城下兵以追斡離不之師將無以支吾余曰斡離不之師旣退自當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聞旣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三萬屯河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斡離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詔卽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僉議以三鎮爲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卽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李稅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予宮觀以翰林學士何㮚爲右丞許翰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

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迴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爲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猶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饑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驛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泗上少憩字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旣抵淮揚父老邀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鉅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大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羣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奏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羣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必頸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羣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迺不果行而童貫等皆相繼去道君

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爲憂又每月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陽門於是喧傳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日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者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圍城以來事宜以解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齋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儀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下有所得聖旨令具奏知乞依趙野例幄前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幄中簾前拜訖具道皇上聖孝思慕且敘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擬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令旨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降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合宜方得因泛及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俅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巨璫也以余言爲然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

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龍德宮神御前燒香可乎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后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詣省間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而道君太上皇后入國門日羣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弓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不須詣毫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緣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復蒙恩寬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兵革攻國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聲色形於脈息善醫者能知之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道君以爲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以實對復曰賊旣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以肅邸在金

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復論此余於是竊嘆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詢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爲人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中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釋謂追贈司馬光正欲得民心毀拆夾城止欲防奸細之類因奏曰皇上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爲尊長者正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余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留不進因以便宣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土庶夾道聳觀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再對於幄道君出青詞藁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迺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

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城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卽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垂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語上嘉勞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靖康傳信錄卷之二



靖康傳信錄卷之三

宋 李 綱 撰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以爲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鉄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已余奏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還闕然後求歸田廬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啓聖院不復歸

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復卽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宣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月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詔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割交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寢熱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卽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爲上條具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京師故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自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鑿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鎮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洲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以及北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豐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閑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